

我写我书

编者按

近日，著名作家贾平凹最新长篇笔记体小说《消息》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。2022至2024年间，贾平凹开启了前所未有的密集采风之旅：从故乡商州的六个乡镇出发，足迹遍布陕南陕北的十个县与三十个村寨，再延伸至黄河、渭河沿岸的甘、晋、豫、鲁四省大地。《消息》获“当代《山海经》”“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文体创新”等赞誉。

《消息》开篇——《黄河晋陕大峡谷》，贾平凹用“水经流图”般的结构，将历史传说、民俗风物与当代生存状态交织缠绕，于细节处见宏大，于零散中显完整。

世上的路首先是水走出来的，峡谷也是

贾平凹



别的江河，就是某某江、某某河，黄河却称之为天下黄河。它诞生在巴颜喀拉山下，少年游荡于青藏寒地，而当知道了遥远的东南有大海，便掉头大行，经过了黄土高原，这就是晋陕大峡谷。

大峡谷从府谷县的河口镇起，到河津的龙门，其实还可以延长，到秦岭的潼关吧，全长一千多公里，岸深一百米或二百米。

世上的路首先是水走出来的，黄河深刻出了大峡谷，大峡谷又将它束缚其中。越是束缚越使最柔软的水坚硬如铁。它奋斗、呐喊、暴躁，充满戾气，生长和完成着自己的青春，囫圇的黄土高原也从此一分为二，一半给了陕西，一半给了山西。

两岸隔绝，竟然是东边岸高耸了，西边岸低落，西边岸高耸了，东边岸低落。川潦泻散，河声充满，只有黑鹳和白鹭鹭凭空往来。站在山西永和县岸上看到了乾坤湾，站在陕西清涧县的岸上看到了太极湾，那是黄河九十九道湾中最神奇的两湾，西窄东宽，东窄西宽，入湾出湾都是几百米，状若左右葫芦。到壶口去呀，壶口是黄河突然下跌，如一脚踏空了，溅起千堆雪。石门下去的大梯子崖，那是河东岸的一个缺口，斧劈刀削般危险。有瀑布，被风吹起，飘然如烟。而栈道其上，若游人经过，从河道看去，真的在“飞檐走壁”。如果再往陕西的佳县，再往山西的麒麟滩，千米长的水蚀浮雕镶嵌于绝壁，两岸山峦起伏，乱石堆砌，散者如塔，聚如城堡，每块石头上又布满虫纹，像汉字蒙文又不是汉字蒙文，疑为天书。面对大峡谷无数的景点胜地，能想象黄河寻找出路是多么的艰辛：日瘦月小，星寒云低，它在横冲直撞，冲撞出的沟壑峡谷在不断地坍塌，无数的堰塞湖，壅堵滞流，只能千回百折，有大孤独啊，是真的沉痛。有哲人讲，当你遇到风暴的时候，你不要给神说风暴有多大，而是给风暴说你的神有多大。黄河那时的形状正该如此。

大峡谷上下差不多有六十五条小河汇入，流域覆盖了整个黄土高原。而祖籍在这里的或外籍来到这里的人，意识到身上的每一条血管也是黄河的支流，他们便都有了黄河的秉性，大气，豪迈，向往远方，从此英雄风气

流转。轩辕在西岸有陵，尧帝在东岸建庙，汉刘邦来后土祠祭祀，李自成登白云山发愿。吴堡用石头垒起了一座城，佳县把城修在三面悬空的山巅。更有毛泽东于高家上高吟《沁园春·雪》，石破天惊，鱼龙出听。

黄河远行，也把黄土带去，送给了河南，送给了山东，送给了一个华北平原，即使黄土高原支离破碎。多少风流人物，能出走的都有一番大世界的作为，留下来的是坚守而顽强。

千百年里，黄河奔流不息，大峡谷两岸人畜焦渴，壑梁台崩上树木庄稼干枯。人们要么到十几里外的那一点泉眼里去挑水，要么在门前屋后挖暗窖收储天雨。相传过去的吴堡城，那么大的城里只有一口苦水井，每日由知县亲自掌握，分配给每人一瓢。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的浪漫，城西门上的匾额写着“明溪”，城东门上的匾额写着“闻涛”。干旱使居家只能在土崖下凿窑，凿窑便创造着艺术。

由“一柱香”到“明三暗二”“厢六倒四”，西湾的民居在斜坡上层层叠叠，三十多个院落连为一体。李家山村选择了一条梁的两边

沟，窑洞从沟底直达梁头，竟能多到九层。土地上是不能种植水稻和小麦了，而糜子、高粱、谷子、荞麦、豆类 and 土豆，把地里所有营养所有颜色都聚集起来，做出谷面窝头，豆面抿节，红面旗子，小米捞饭。尤其是枣，到处都是枣林啊，姆枣、冠枣、狗头枣、牛心枣，秋天里满山红遍。人们认为天上有多少星辰，地上就有多少红枣，而这里的枣是世上最好的枣，因为它们能听到黄河涛声。

再就是开山和钻水了，开山就是挖炭，钻水就是撑船筏。在许多地方，剥开地皮就是炭，有许多地方的炭，用火纸便能点燃。古老的习俗还在沿承着，在除夕夜里，有人家在中堂的案上供奉了土豆和红枣，有人家把一块大炭用火纸裹了就放在门槛两旁，称它们是“黑汉”，还贴上“瓜子人人”。“瓜子人人”后就衍变成了剪纸，鱼虫花鸟、山水人物，遍贴在门上窗上、米面罐上和树上。钻水呢，从河口镇到破口镇从来都行船筏。船是木船，木船上有艄公扳舵。筏子有油筏木筏皮筏，皮筏是用羊皮做成的囫圇圪窿。除了船筏，两岸还没有

通车的年代里，忙碌的都是骆驼骡马和毛驴。破口镇人讲，凡是门上挂着谷秆绑成的干草把，就代表着是高脚牲口的草料店，全镇就有几十家。船筏卸下的货，骆驼运长途，骡马跑短途，毛驴驮炭，每天下午毛驴排着一字长蛇阵，像一股黑水注入镇来。赶脚人都能唱，有苦了有乐了心里有人了，随口编词，任意起调，这就形成了民歌。张家村的张天恩最有名，唱出了《赶牲灵》。那是一个早晨或是晚上，黄河终于走完了黄土高原，冲开了最后一个关隘，那是惊天动地的轰鸣，自此有了“岳色河声”一词。应该想，当黄河回头一看，叠叠重嶂的关隘竟然薄如门扉，伟大的胜利在最后成功时是这般容易。后人不明就里，也不可思议，认为那是大禹所致，叫其是禹门，而黄河冲出来已经是龙的形象了，所以更叫作龙门。

从龙门再往南二百里，汇入了汾水、渭水。黄河河面开阔，汪洋一片。时而厚云积岸，大水走泥，时而五彩祥光闪耀，“荣光霁河”。但黄河既然是天下黄河，大峡谷经过只是它的一段行程，大海还在召唤，它抖擞着力量，那时不时出现的“揭河底”，几百米数千米的河底被卷起，整个河在滚翻，是在嘿动，在聚劲，在誓师。而正是在这二百里，黄河成熟了，它的成熟也成熟了中华民族的文明。西岸的大荔、合阳、韩城，东岸的运城、临汾，产生了那么多的圣君明相，文臣武将，才子佳人。单就文学，司马迁、司马光、王维、柳宗元，这就够了，应是中国最最聚文气的地区了。

黄河继续南行，秦岭却拦住了它，迎头站着的就是华山潼关。潼关为雄关，历来的战争莫不发生于此，那狰狞的崖头，阴寒的壑底，以及怪石、弯树和细路，充满肃杀。中国历史上有过渔樵问答，那只是探询生命难题。而秦岭是否和黄河在此有过对话呢？如果有，那一定是关于天下格局的大事。于是，黄河再没有南下与长江相会，黄河就是黄河，让长江去引南方吧，它就在北方，而转头往东去了。

这该是再一次伟大的转折，东岸就有了鹳雀楼，历史让王之涣登上楼头，看到了那最壮丽的场面：“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。”

书香闲情



湘籍作家林汉筠新近出版的文化散文集《黔地行记》，是他赴黔为期半年的东西部协作“文化交流”而衍生出来的副产品，通过“那山”“那水”“那人”三个章节，进行一场湘黔两地的精神对话。

“霸蛮”，是湖南人的口头禅，是刻进骨子里的文化基因。这种湖湘的精神特质，如同一条隐秘的河流，始终流淌在林汉筠的文字里，即便落笔于他乡黔地的山水自然与人文历史，也难掩其湘人“蛮味”本色。在写位于德江县平原镇的中共黔北工委时，他避开宏大叙事与历史事件的平铺直叙，以湘籍先辈宋至平（中共黔北工委创办者之一）的足迹为引，创作出《宋至平的十字架》。作家笔下的“十字关”，让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地域文化基因紧密相融。它既是平原的一个重要地标，更是宋至平以及像宋至平一样的革命者对革命信仰的坚守。在一定程度上，反映出湘人“霸蛮”精神的延续和“经世致用”的传统。

文庙，是地方的文化符号之一。黔地安化县文庙与湖南安化文庙，在作者的笔下来了一次精神碰撞。看似两个孤立的文化符号，成为湘黔两地的文脉交融见证。檐樑斗拱间，有黔地的文化记忆与张扬，也映映出湖湘文化“以文化人”的如磐初心。这种个人探讨与文化寻根结合写法，蕴藏着历史温度。

《山祭》，讲述的是三个宝庆人与一个黔地土家汉子的故事。宝庆人刘仪顺在黔地与当地土家族人胡胜海结盟起义，湘军将领、宝庆人席宝田挥师镇压起义军，150年后“我”拜祭当年的战场。作家以细腻的笔触，把两个地域的人、两种文化的魂，悄悄熔在了一起，更是将这种湘人精神的书写推向深处。他没有回避历史，而是在这种张力中，让湘人“蛮”性的多面性愈发清晰。这里有黔地山民为生存而战的悲壮，有湘籍将领为“平乱”而挥的刀剁，有湘人血脉中“揭竿而起”的抗争本能，更有湖湘文化里“忠君报国”的传统认知。

一个成熟的作家，首先是在寻找，寻找与自身文化记忆相呼应的符号，寻找故事力学的解构，再自觉不自觉地文化回溯。在《黔地行记》中，林汉筠有意无意地“植人”湘地文化，让湘黔两地文化在文字里对话、共鸣，形成独特的“湘黔呼应”叙事结构。如《听傩》，他将两地民间文化进行比较。湘地长辈“抓力虎”戴着“木脑壳”的“架式”，与德江戴着傩面舞者的身影渐渐重叠，将笔触深入“梅山教”与德江傩戏的精神内核，这种文化共鸣便愈发鲜明。无论是湘地梅山文化中的“赶尸”“放蛊”背后对生命力量的敬畏，还是德江傩戏“上刀山”“下火海”中对困境的抗争，其本质都是对人性本真的坚守，而这份共通的精神内核，也让两个地域的文化有了温暖的人性联结。

作家还善于抓住方言与味觉这把乡愁的钥匙，用方言突出“蛮味”，用味觉具象“蛮味”。称呼女性长辈的“嬢嬢”，乐器的“当当”，面具的“木脑壳”……鲜活的方言，像在异乡突然瞥见故乡熟悉的影子，让人回味无穷。而对于味觉的记忆，也在他的笔下变得格外细腻。如《“熬熬茶”，嬢嬢的味道》，制茶时“木铲搅拌时发出的沙沙声”“文火慢熬时飘出的焦香”，这种味觉上的共鸣，让“乡愁”不再是抽象的情绪，而是可触可感的温度、可品尝的味道。他对“熬熬茶”制作细节的执着，对原料、工艺的细致描摹，本质上是对湖南乡土饮食记忆的复刻；因为熟悉故乡“油茶”制作的每一道工序，所以才会对“熬熬茶”的制作格外敏感。这种从饮食切入的书写，小人物小细节，却为“蛮味”有了最生动的注脚。

半载黔行，终成作家的一生修行。林汉筠以湘人“蛮味”追寻跨越地域的精神对话，让《黔地行记》超越文字，成为湘黔文脉交融的珍贵文本，亦是在新大众文艺的浪潮中，作家对自身文化身份的坚定确认。

栗立新

一个湘籍作家的黔地「蛮味」

图有所得

税意千百重

顾建平

好的小说就像一座精美的建筑，看似浑然一体佳作天成，其实它的每个细节都是精心设计小心搭建，有力学上的科学性，空间的合理性，美学上的创新度。

顶着“减税降费”这一主题，长篇小说《春风引》作者谢枚琼做了大量的田野调查，积累了丰富的写作材料，但没有一个现成的、连贯的故事可以作为写作原型。作者只能发挥想象力，“无中生有”，将素材贯穿在一起，先竖几根立柱，架几根横梁做故事框架，接着砌砖、钉椽、盖瓦、铺地、抹墙，再装修完成。但作为行业小说，最难之处在于如何把行业知识融入故事，读来自然贴切，不显得生硬、费解甚至多余。《春风引》选择正面强攻，写减税降费，可以说是一次高难度的写作。小说不仅写了疫情期间的经济形势，写了龙承县的各色企业，写了防疫的曲折，更主要写了各级税务机关（主体在龙承县局，兼及江州省局、潭州市局）的工作流程。小说塑造了各级机关一系列税务工作者形象，市局的文妍、县局的高上成为相对主要的人物。还写了大大小小各行各业诸多企业家，以及一系列社会人物。

《春风引》中的税收知识占比比重比较大，比如1234、容缺办理、税易贷、留抵退税等等，作者尽量将它均匀分布到各个章节，并且努力

做到通俗易懂，合乎语境，不让读者产生阅读障碍。这样融专业知识于情节之中的做法，在行业小说中非常奏效。

作为疫情期间惠民利商的国家财税政策，减税降费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，可以说是一项稳定人心、推动经济、惠泽民生的工程。但一项好政策，从出台到落实到位，有很多环节要打通，也有许多障碍需要清除。对于写作者而言，故事发展的过程，就是不断设置障碍，让人物合乎情理地克服障碍的过程。

因为遇到疫情，不少企业经营陷入困境，所以政府决定减税降费。于是省局派于清和到基层督导；因为发现基层推进不顺利，市局文妍发布招募令，成立专班，研究制定了一套“1234”减税降费工作法；为了快捷顺利地落实政策，有了“税惠轻骑小分队”；为了解决税务工作的传承发展，有了“老宋工作室”“青蓝工程”。故事里情节流转，各路神仙各显神通。

《春风引》的动人之处，还在于把税务人还原为普通人，让他们回到烟火日常之中。市局文妍科长有一对打打闹闹的龙凤胎儿女，丈夫呼吸科大夫李光明到邻县去支援抗疫，女儿感染病毒不幸夭折。县局艾敬民局长有八十四岁癌症中期的老父亲，住在云台山下他妹妹家，

暂时安稳，但老人的病情像定时炸弹，令艾局长那颗心总悬着，以致每次接到妹妹的电话都如同接住一颗手雷。年轻税务干部高上与辖区公司财务穆斯晴的相遇相识相爱，是小说中难得一见的浪漫情节。书中，文妍女儿李小萌之死，是整个小说最令人悲伤惋惜的情节。由此可见，税务工作者与常人一样领受着生活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。

国无税不立，税务涉及千家万户，是主导全社会运转的神经系统之一。客观地说，税务机关与纳税人站在两面。而减税降费，让双方少有些地站在了一起。正是这种偶然性，让故事得以发生。小说中写到了各类企业，如大企业神风制造、桑德电子，中型的如万家香生态农业食品，小微企业如天湖镇的天光被服加工厂，兼具生态环保文化娱乐的企业如水府镇的“水文章”。《春风引》展示了目前中国民营企业的生态样貌，同时又把减税降费工作遇到的障碍、税务工作的复杂繁重，多角度、多侧面呈现出来。

《春风引》不仅写出了以文妍为代表的税务人的专业能力和敬业精神，还写出了他们的社会责任感。减税降费为身处困境的企业输血输氧，而文妍他们的目光所关注的不止于此，他们关心复工与就业、劳资纠纷、生态环保等



一系列社会热点，当然更关心涉及国计民生的财税征收。

春风和煦，但偶尔会有暴风激浪。小说结束，文妍等众人在水府遭遇暴风骤雨而翻船，险象环生。作者有意以一个令人心情紧张的带有象征意味的情节做结尾，留给读者诸多的悬念和猜想。

（作者系《小说选刊》副主编）